

<<高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高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56526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56529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徐贵祥

页数：277

字数：33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高地>>

### 内容概要

青年学生兰泽光和王铁山因爱慕女兵杨桃参加解放军，杨桃却因残匪偷袭而失踪。对杨桃的怀念使二人成为患难之交，战斗情谊与日俱增。可朝鲜战场上的双榆树高地争夺战，使二人再次产生矛盾，由“爱情争夺战”升级为“军人荣誉和尊严的战争”，一辈子争论不休。直到兰泽光死后给老对手留下一份扑朔迷离的遗嘱，才揭示出这几十年为捍卫荣誉、争夺精神高地的争斗，其实别有用心……

作品以双榆树战斗为经线，巧妙地结构了两个军人、两家军人、两代军人40余年情感与命运的纠葛，通过争夺荣誉、争夺战功、争夺爱情、争夺女儿、争夺指挥权等外在行为，展示军人丰富而深层的内心，同时也揭示了军人在荣誉与作为、责任与利益、爱情与婚姻、理想与现实等诸多矛盾中，面临新的挑战表现出来的超凡脱俗的精神。

<<高地>>

作者简介

徐贵祥，安徽省霍邱县人，1959年12月出生，1978年12月参军，历任排长、连政治指导员、师政治部宣传科长、团副政治委员、解放军出版社编辑部主任、总编室主任等职。现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、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曾获第七、九、十届全军文艺奖；第四、八、九、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；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代表作有《弹道无痕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特务连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四面八方》《马上天下》等。

## &lt;&lt;高地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二天一大早，沈东阳亲自开了一辆北京越野吉普车到一号小红楼旁边，兰泽光穿了一件软皮夹克，背着小口径步枪出门了。

正准备出发，兰丽文从楼上下来了，说等一等，我也要去。

兰泽光求援似的看着沈东阳说，我们的行动，为什么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差？

沈东阳赶紧下车去哄兰丽文，说爸爸有正经事情要和自己谈，关系到自己的前途，关系到二十七师的命运，关系到……兰丽文打断他的话说，再大的正经的事情，可以对女婿说的，难道还有必要向女儿隐瞒？

沈东阳说，这是男人的事情，你去了不方便。

兰丽文更加好奇了，说我偏要去，岳父和女婿之间难道还有秘密，真是莫名其妙！

正纠缠着，王雅歌站在走廊上喊，丽文，别跟他们扯了。

你爸爸要去重温旧梦。

兰丽文说，什么，妈妈你说什么？

什么叫重温旧梦？

王雅歌没有理睬，端着刷牙缸子走到花台边上刷牙。

兰丽文说，算了，不跟你们去了，这个家里简直就像特务机关。

沈东阳回到车上，见坐在后排上的岳父脸色很难看。

兰泽光半闭着眼睛说，听见丽文是怎么说的吗？

特务机关，嘿嘿，特务机关。

这个家里就这么几个人，就被搞成了特务机关。

我跟你讲，你岳母这个人，就像个特务，自从跟我结婚，始终想窥探我的隐私，过去连我的梦话都敢偷听。

妈的，战术行动又被侦破了。

出了师部大院，沈东阳把着方向盘不知道往哪边打，回头问，师长，去哪里？

兰泽光说，去西大山。

沈东阳便把方向盘向左一打，吉普车便上了通往西大山的公路，还没有出城，兰泽光又说，听说落叶松风景也很好啊，依山傍水，有空再到去那里看看。

沈东阳松开油门说，师长你定。

要去落叶松我就掉头。

兰泽光说，不，去西大山。

车子开出相州市，进入到郊区，公路两边的白杨树向两排哨兵，齐刷刷地夹道欢迎夹道欢送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。

兰泽光说，东阳，你说男人一辈子要做多少事情？

沈东阳说，师长您不是常说，男人一辈子就两件事情，一是战争，二是爱情。

兰泽光说，我说过这话吗？

没说过嘛，不过这话确实像我说的。

不，是作家说的，作家说，战争和爱情是文学的两大永恒的主题。

沈东阳开着车，笑笑。

兰泽光说，为什么不问问这次行动的目的？

沈东阳说，需要我知道的，师长会部署的。

师长没有部署，那就是我没必要知道。

兰泽光说，好，你这个作战科长当得明白。

该出现的时候出现，不该出现的不出。

但我跟你讲，这次行动嘛，与战争和爱情都有点关系，又都不是。

沈东阳说，我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。

兰泽光说，这两年我感到我真的是老了，不能接受。

## &lt;&lt;高地&gt;&gt;

你和丽文一结婚，不能接受也得接受了。

你们要是有了孩子，我就是外公了。

外公是什么角色，想想都吓人。

过去在我的心目中，外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，没想到呼啦一下，我也快当外公了。

一个当了外公的人，还能做什么？

带兵打仗，跑不动了，锐气减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

不甘心啊！

可是不甘心也不行。

我这一辈子有三个遗憾，一是双榆树战斗打得不明不白，老是想找个机会重新打一次，打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。

那一年我准备好了，你也准备好了，可是他妈的背时，没打成。

我跟你讲，叫我当师长我很高兴，可是仗没打成，当这个师长一点味道没有，天天管吃喝拉撒鸡毛蒜皮，跟他妈的个村长保长没什么两样，就是个老外公。

沈东阳说，不可能再出现双榆树那样的战斗了。

现在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发展得都很迅速，那种常规战争很难再现了。

兰泽光说，打仗，其实还是常规战争有意思，攻城略地，开疆拓土，马背上战刀旋风，阵地上枪林弹雨，面对面，个顶个，玩战术，斗智慧，比经验，较意志。

我也注意了一些军事理论，所谓未来战争预测，远程打击，精确制导，看不见人，那叫什么战争？游戏嘛，就靠吓唬人。

你说呢？

沈东阳说，师长，恕我直言，时代不同了，战争的目的不同了，战争工具和战斗力构成不一样了，可能整个陆军在战争中的地位都要下降。

从审美的角度看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瑰丽壮观，但是像以往那样的大兵团犬牙交错的情况可能会大大减少。

兰泽光说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？

沈东阳从反光镜里看见，兰泽光的脸色很难看。

沈东阳说，这倒不至于。

一来西方的所谓未来战争理论不一定适用我们。

我们中国的大战略是防御战略，不去侵略，本土作战，他再先进也施展不开，就好比猪八戒掉进泥沼里，他的耙子耍不开。

二则从常规战争到现代战争，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，在这个过渡期里，传统和理论都需要承上启下，而你们这一代人，既在传统战争中显过身手，又受过现代军事理论熏陶，尤其是师长您，思想一直是解放的。

部队有个说法，说王副师长是上什么山走什么路，您是上什么山开什么路。

一字之差，可见风格分野。

兰泽光本来是半躺着的，听见这话来了精神，坐了起来，笑眯眯地说，哦，还有这个说法？不会是你拍马屁吧？

拍老丈人的马屁没必要。

沈东阳说，师长，我是拍马屁的人吗？

我要是拍马屁，我现在都到军区工作了。

兰泽光哈哈大笑说，好，就像我，就像我的儿子。

沈东阳说，师长的第二个遗憾我知道了，是没有一个儿子。

兰泽光说，否，这是第三个遗憾。

第二个遗憾保密。

不过，没有亲生儿子，有你这么半个，不，至少是大半个儿子，也是对我的补偿吧。

沈东阳说，能给师长当大半个儿子，我也很幸运。

西大山位于相州市西郊，离城区三十多公里，山上有千佛寺，南临千佛湖。

## &lt;&lt;高地&gt;&gt;

这正是春天，群峰叠翠，水色潋滟，果然秀美宜人。

把兰泽光送到千佛山上，沈东阳说，师长，我遇到了一个难题。

兰泽光说，什么？

沈东阳说，您是相州市军界最高长官，我得为您的安全负责。

我跟着您吧，有跟踪的嫌疑。

我不跟着您吧，出了事怎么办？

兰泽光笑道，难道我脸上写着我是师长吗？

再说，和平时期没那么多特务，就是有，谋杀我也没有用。

沈东阳说，我最担心的是你走丢了。

兰泽光说，这个地方我十年前来过，再说，对于地形概念，本老丈人自信不比你差。

沈东阳说，那我也得跟着，若即若离。

兰泽光说，可以，但必须在一百米以外。

虽然不是谈情说爱，就是回忆往事，回忆战友情谊，但是后面跟着个女婿，那像什么样子？

不是不放心你，而是别扭。

沈东阳说，在师长面前，我是参谋。

兰泽光说，那也不行，我来会见一个熟人，又不是打仗，要什么参谋？

那天沈东阳最终没有看清兰泽光秘密会见的是什么人，倒是在兰泽光结束会见之后，他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远远地跟着兰泽光。

兰泽光上车之后也没有马上出发，目光凝视车窗外，似乎在暗中进行告别。

沈东阳从反光镜里看见，兰泽光的眼睛是红的，好像流过老泪。

而且在返回的途中，兰泽光还时不时地用手绢揩泪，基本上没有说话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部队换装了，这是自从取消军衔之后的第一次更换军装。

虽然还没有肩章，但是有了大沿帽和肩牌。

兰泽光得到这个消息，给沈东阳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，一是了解我军五五年授衔战斗部队军师两级的军衔情况，二是了解苏军军衔和职务情况，三是了解国民党军队军衔和职务情况。

沈东阳很快就搞清楚了，说国民党军军衔很乱，恨不得团长都能授少将，苏军和我军相对职务等次要高，少将的职务在正师职和大区副职之间都有，但是正师职少将很少。

兰泽光说，我明白了。

我又成了本军区最老的师长了，妈的我将是本军区职务最低的少将，非常难得，无上光荣。

试穿新军装那天，王铁山对兰泽光说，妈的这个军装看起来像是呢子的，很挺括，但是我觉得还没有一颗红星两面红旗感觉好。

兰泽光说，嘿嘿，你看不出出来吧，这是预兆。

王铁山说，什么预兆？

兰泽光说，预兆着你要给我敬礼。

王铁山说，你是师长，我是副师长，你要是稀罕，我现在就给你敬礼。

说着，右手扣着裤扣，左手给兰泽光敬了一个礼。

兰泽光阴阳怪气地笑笑说，你要搞清楚，那可不是副师长给师长敬礼的问题，那是一个校官给将军敬礼的问题。

王铁山愣了一会儿说，他妈的，还记得大尉给少校敬礼的事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

兰泽光说，我小心眼吗？

我小心眼早就打击报复你了。

我报复你了吗，我把师长的权力都分了大半给你。

回到家里，兰泽光对着镜子，昂首挺胸地自我欣赏了很长时间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抓起电话叫出了干部科长，给我找一副五五式少将肩章来。

干部科长傻眼了，回答说，师长，咱们从来没有发过那东西！

兰泽光说，发过我还让你去找吗？

去干休所问。

## &lt;&lt;高地&gt;&gt;

干部科长说，别说咱们师里的干休所没有，就是军里的干休所恐怕都不一定有。

兰泽光说，那算屎了。

停了停又说，不用找了，再过几年，如果有谁向你要少将肩章，可以到干休所找本老同志了。

但是二孔明这次确实操之过急了。新军装换了几个月，还没有传来恢复授衔的音讯，反而传来要裁军的消息，百万大裁军。

一听说要裁军，兰泽光就沉不住气了，赶紧向军里刘政委打听有没有这个事。

刘政委说，是啊，中央很英明啊，你那些破枪破炮留着没用，回炉炼钢。

兰泽光说，不会吧，我们二十七师可是有光荣历史的，把二十七师弄没了，你这个老政委连祖坟都没有了。

刘界河说，不要搞本位主义。

撤谁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军委说了算。

兰泽光说，恐怕要防患于未然，别搞成既成事实了。

刘界河说，怎么防患于未然？

你兰泽光那么清高，从来不为三斗米弯腰，难道在大局面前还想去游说？

兰泽光说，你和贾司令在本军区很有影响力，你们可得保住二十七师啊！

刘界河火了，在电话里吼了起来，兰泽光我告诉你，这是军委的统一部署，是大战略，我们都要服从大局。

你也是老同志了，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！

兰泽光愣住了，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，是！

刘界河说，在师常委会上传达我的话，一切为大局让路，谁也不许做那种螳臂当车的事情！

放下电话，兰泽光半天没有回过神来，静坐，抽烟。

其实烟斗里没有烟丝，自从被确诊心脏有问题之后，王雅歌就不许他抽烟了，只好抽空烟斗。

静坐了半个小时，兰泽光拨了一个电话，一会儿王铁山就过来了，紧接着沈东阳也过来了。

等王铁山和沈东阳坐定，兰泽光问，看来是真的了。

王铁山说，我也得到消息了，估计很快就要动手，裁掉一百万。

沈东阳没有注意到两位首长兼岳父的脸色，兴奋地说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早就应该了。

兰泽光阴沉着脸，王铁山的脸阴沉着。

兰泽光问，什么早就应该了？

你是不是幸灾乐祸？

沈东阳这才发现情况不妙，两位首长的脸色都是乌云翻滚。

但沈东阳还是把话说出来了，说裁军是大势所趋，现在我们的部队不是太少，而是太多，装备不是太好，而是太差了。

裁掉那些战斗力不强的部队，腾出人力物力搞精兵建设…… 没想到兰泽光把桌子拍了起来，吼道，我们还用你来上课吗？

什么大势所趋，我们难道不懂大局吗？

你说裁谁，把你裁了你乐意吗？

王铁山说，老兰你冷静一点，现在还不是没说要裁谁吗？

按照通常的规律，裁军总是要裁那些零散杂乱部队，尤其是生产、保障部队。

像二十七师这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，恐怕不一定会动。

但是我们也得一颗红心，两套准备。

沈科长，你立即传达师长的命令，你们作训科牵头，司令部组织科、后勤部战勤科参加，成立一个小型班子，立即将本师在战争年代参加的重大战役、立下的重大功绩和在和平时期参加抢险救灾完成的重大任务，整理一个简史，发给每个常委，让大家心里有数，说话到位，并随时准备向军党委和军区呈交。

沈东阳没想到王铁山布置任务这么胸有成竹。

兰泽光问，王副师长的话听明白了没有？

沈东阳说，听明白了。

## &lt;&lt;高地&gt;&gt;

王铁山说，那就去执行吧！

关于裁军的重大意义，我们比你清楚，但我们不希望把二十七师裁掉。你这个作训科长，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清醒的认识。

兰泽光说，按照王副师长的部署，给我好好地弄光荣历史，要积极地搞，不要消极地搞。二十七师要是没有了，我先把你撤了。

沈东阳无言地给兰泽光和王铁山敬礼，面无表情地转身出门。

兰泽光看着沈东阳出门，扭头对王铁山说，听说这次裁军动作很大，我们要有所作为。

王铁山说，我也听说了，但是总不能把我们二十七师一个师都裁了吧？

兰泽光说，难说，我们二十七师主要是步兵，看来是有点落后。

沈东阳这小子就老是说，二十七师不适应现代战争。

王铁山说，裁军是好事，精兵简政，历来就是富国强兵的重要举措。

但裁到谁头上，谁的心里都不好受。

兰泽光说，大局是一回事，小局又是一回事。

我们革命了几十年，有什么？

就是个部队。

装备差，结构落后，我们可以改变。

但是你倘若真的把我老窝端了，我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。

王铁山说，是啊，我们都把耳朵支楞起来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我们也得行动。

兰泽光说，我们应该把本军区、本军那些杂牌部队搞清楚，特别是战斗力差的，要想办法把上面的视线首先集中在他们的身上。

把战火引到杂牌区域。

王铁山笑道，你这家伙，一贯玩弄阴谋。

不过我拥护你的阴谋。

兰泽光说，优胜劣汰，这也是为了军队现代化嘛。

二十七师荣誉办很快就成立了，以师政治部副主任朱白江为办公室主任，沈东阳和组织科副科长姚得春为副主任，经过两天两夜奋战，拿出了一本二十七师荣誉简史。

简史送到兰泽光的手上，兰泽光看得很仔细。

二十七师组建于抗战初期，前身为东北抗日联军北满独立团，曾经参加过黄崖峪大战，江家洼大战，产生了四十六名著名抗日英雄，后又参加过衡宝战役，金门战斗，平津战役，广西剿匪战斗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参加过皇甫战役，麻山战役，双榆树大捷……兰泽光的目光在双榆树大捷一节停住了。视野里出现了一片冰封山河，出现了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头，出现了一群倒下身躯。

荣誉简史是这样记述双榆树战斗的：恒甫地区进攻战斗之后，为了保障主力部队进入战区，二十七师一团以两个营的兵力围歼双榆树地区敌人的一个加强连，一营营长兰泽光奉命率部担任主攻，兰泽光为该次战斗最高责任者，兰营长所拟战斗方案为师团两级指挥部赞赏，但在实际的战斗中，由于不明原因，敌情突然变化，增援之敌增加至两个连。

王铁山营顽强作战，迅速夺取二号高地，顺应敌情变化，指挥员当机立断，改变战术，二营迂回至双榆树反斜面进攻。

一营迅速进行角色转换，密切配合二营，冲击至二号地区。

守敌受腹背夹击，纷纷被歼，余敌落荒而逃。

双榆树战斗遂告胜利。

兰泽光看完，刷地一下把所谓的荣誉简史扔到门后。

他的脑海里出现了马江山等一群熟悉的面孔。

那都是在双榆树战斗中牺牲的烈士。

那一幕兰泽光刻骨铭心，当时他的部队已经占领了东北角无名高地，发起第二轮冲击，此时二营应该在侧翼保障的位置上，可是二营却不见了，他的部队冲击至二号地区，出乎意料地受到三面合围，五分钟内尖兵排损失大半，马江山等二十多名官兵就是在那一瞬间牺牲的。

后来确实是二营解了一营的围，也是二营替一营擦了屁股，使双榆树战斗转败为胜。

## &lt;&lt;高地&gt;&gt;

可是，为什么二营没有按计划进行呢？

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兰泽光知道，他把什么情况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出现二十分钟的判断盲区，他制定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可是当敌情突然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，他的自信丧失了二十分钟。

但是如果王铁山不贸然行动，如果王铁山营没有在二十分钟后离开二号高地，那么，战斗的结局将仍然是按照第一方案进行的，将仍然是完美的。

敌人打了兰泽光一个时间差是二十分钟，兰泽光的判断盲区也是二十分钟，塞翁失马，还应该是最佳战果。

而王铁山的擅自行动，事实上使这次战斗只取得了中策的效果。

所谓的双榆树大捷，在兰泽光的眼里，不过是将错就错的中等胜利。

兰泽光记得石得法的泪花，石得法当时已经失去理智了，泪流满面地对兰泽光说，我们的人牺牲了十九个，还是把敌人顶住了，如果二营不擅自行动，我们的战术很快就调整过来了，那要比现在的结果好得多，至少不会有那么多同志牺牲！

兰泽光在看见这个荣誉简史的时候，有自责，更有一种难言之痛。

兰泽光把沈东阳叫来了，问道，你们这个荣誉简史很好。

但我提醒你，必须严谨。

你们这里说的“不明原因”是什么？

沈东阳回答，因为资料太少，我们无法澄清敌人兵力突然增加的原因，尤其是通道无法解释。

兰泽光又问，你们说顺应敌情变化，指挥员当机立断，改变战术，这里的指挥员指的是谁？

沈东阳说，战地日志记载，您是这次战斗的直接责任者，改变战术应该由你决定。

兰泽光说，但事实上我并没有改变打法的决定，二营是自己行动的。

沈东阳说，可是，如果二营没有从反斜面上攻下双榆树高地，一营的情况可能会更差。

所以，我们认为二营的行动是正确的。

当然，如果二营没有行动，在您向主峰发起进攻的时候，二营若在二号高地策应，那是最好的效果。

兰泽光说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

这一段你们要重新搞，我们不能把胜利说成是偶然，也不能把失利说成偶然。

沈东阳说，可是这是一场胜利的战斗，我们请示过王副师长。

王副师长说，历史往往就是由很多偶然的因素构成的。

我们之所以用“指挥员”这三个字代替了您和王副师长的名字，就是把这场战斗看成是您和王副师长集体智慧的结晶；

兰泽光啪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吼道，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？

这是集体愚蠢的结晶。

.....

<<高地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